書隱叢說

書隱叢說卷之十

吳江袁棟漫恬著

福生無爲

天地以無爲成化聖王以自然成功因天時而教耕桑因人情而制禮樂爲公不是爲私有爲一如無爲也自後世人欲横行中材欲不勝理下愚有欲無理出而相與入而相處無非覬覦之念爭奪之心由是而有巳無人之念起矣由是而讒訣譖忌之私行矣由是而傷情悖理之事作矣有學者靜存於中知命有定分爾我之間迎距兩忘坦然無心其究也清心

寡欲學曰以長謹身寡過累日以消故曰福生於無

爲患生於多欲也

定情賦

張衡定情賦曰顔在面而爲鉛華兮恨離塵而無光

陶靖節閒情賦本之

鰥寡

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然何草不黃篇曰何草不玄

何人不矜矜鰥同箋云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

之矜鰥不必無妻也虞書曰有鰥在下鰥亦不必老

也然則無妻及與妻睽者通謂之鰥也左傳齊崔杼

生成及疆而寡然則無妻者亦可謂之寡也

○四家詩異同

詩有四家申培魯詩轅固生齊詩韓嬰韓詩毛萇毛詩各有師承但秦火之後口占臆授未免多所異同三詩俱不傳矣然申培尚有詩說韓詩尚有外傳其間乃得徵其異同焉申培詩說次序不同篇次又復不齊如名南野有死麕作野麇何彼穠矣入王風二南下接魯風以豳風中鴟鴞東山狼跋伐柯九罭破斧魯頌中駉泮宮有駜閟宮等篇當之又多楚宮一篇邶風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擊鼓式微旄邱泉水新

臺作窺臺二子乘舟等篇入衛風簡兮作東兮鄘風
栢舟君子偕老桑中作采唐鶉之奔奔蝃蝀干旄載
馳等篇入衛風無定之方中篇衛風伯兮考槃木瓜
芄蘭有狐氓等篇入鄘風王風兎爰作有兎無邱中
有麻篇詩傳有邱中篇有鄭風子衿篇有小雅何草不黄漸
漸之石漸作嶄無將大車黄鳥苕之華等篇詩傳有采菉篇
又有唐棣三章王風下接齊風盧令作盧無還篇有
鄭風丰風雨等篇魏風有唐風杕杜鴇羽等篇汾沮
洳作彼汾入唐風唐風椒聊作菽有鄭風野有蔓艸
篇下接曹風下接檜風有鄭風揚之水篇詩傳有鄭風大路篇

下接鄭風山有扶蘇作扶胥無東門之墠篇有麥秀篇下接陳風下接秦風下小正即小雅鹿鳴至魚藻無笙詩有邠風七月篇下小正續六月至車舝十一篇皆宣王中興之詩下小正傳自昭穆至於幽平鼓鐘至都人士廿八篇中有祈招篇所謂變小雅也下大正文王至卷阿有大武篇下大正續雲漢至常武六篇亦宣王時詩下大正傳厲王幽王時詩蕩至召旻六篇所謂變大雅也下頌下商頌皆本於子貢詩傳者韓詩辭句不同如江之永矣永作羕報我不述述作術黽勉同心黽勉作密勿得此戚施戚施作䵶

䨓實維我特特作直綠竹作綠薵能不我甲甲作狎
使我心痗痗作𤻲舍命不渝渝作偷聊樂我員員作
䰟溱與洧上有唯字方渙渙兮渙渙作洹洹士與女
上有唯字舞則選兮選作纂實大且篤實作碩顏如
渥丹丹作沰赭也音𧼮各反碩大且儼儼作㜝周道倭遲倭
遲作威夷檀車幝幝作繟繟厭厭夜飲厭厭作愔愔
菁菁者莪菁菁作蓁蓁東有甫草甫作圃儦儦俟俟
儦儦作駓駓有毋之尸饔饔作雍如矢斯棘棘作朸
如鳥斯革革作鞠雨無正篇首浩浩昊天上有雨無
其極傷我稼穡二句諆猷田遹遹作泬宜岸宜獄岸

作犴百卉具腓具作俱苾芬孝祀苾作馥倬彼甫田倬作箌彼交匪紓匪作庶見晛曰消晛作晛曰作聿周原膴膴作腜腜鳶飛戾天作翰飛厲天築城伊淢淢作洫征以中垢征作徃中作虫倬彼雲漢倬作對貽我來牟來牟作嘉麰率時農夫率作帥于彼西雝雝作雍嬛嬛在疚作惸惸余在疚憬彼淮夷憬作獷奄有九有九有作九域爲下國綴旒綴旒作畷郵啇邑翼翼四方之極作京師翼翼四方是則魯詩辭句不同如螽斯羽螽作螺麟之趾趾作止于嗟乎騶虞騶作鄒中冓作中寓揚之水揚作婸子衿衿作襘載

驅薄薄驅作敺河水清且漣猗猗作兮不稼不穡穡作嗇坎坎作欿欿三歲貫女貫作宦山有樞樞作藲素衣朱繡繡作綃南山有臺臺作薹車攻攻作工庭燎燎燎作熂鬸婁熵方處鬸作閻雨無正作雨無其極有頍者弁弁作鼻申公魯故至晉已亡今所傳詩說及子貢詩傳皆豐坊僞撰云

蚳醢

古禮天子之羞百二十品內有蚳醬及蜩范之屬蚳蟻子也范蜂也然則後世之取蟻子蜂房爲强壯之藥者其亦有所本矣

○蜾螟蛉

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虫也說者謂蜾蠃取桑虫負之七日化爲其子楊雄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博物志酉陽雜俎亦云呪之化爲巳子陶隱居以謂蜾蠃自生子如粟粒捕取螟蛉以飼其子非以螟蛉爲子也有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卵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乃爲蜾蠃之形蓋此物不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也不細察其有卵故訛傳至今耳所可異者能禁螟蛉蜘蛛不生不死以其身之

膏潤滋養其卵而成其形也今人且直謂螺蠃曰螟蛉子尤訛之訛矣黃氏日鈔云如腐艸化爲螢亦螢宿其子于腐艸既成形則自腐艸而出也

○以石爲鍼

古者以石爲鍼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有石如玉郭璞曰可以爲鍼素問曰其治宜砭石左傳曰善疢不如惡石說文砭字許慎曰以石刺病俱謂以石爲鍼也今世不知用石之法其用金鍼者起於後世湖州雙林凌氏之先有異授至今以鍼灸世其家焉

○轉注

周官保氏六書其一轉注本一字數音必展轉注釋
而後可知之謂考老之說非也字有日爲人用而易
誤讀其音者列之于左音訓于下使學者省覽焉
汁防什方朱提殊時隆慮林廬方與房預龜茲卯慈
番禺潘愚曲逆去遇允吾沿衙浩亹告門邪許耶虎
宿留秀溜阿房烏防射覆食福糊塗鶻突欸乃襖靄
万俟木其冒頓没突可汗克寒閼氏煙支袒免但問
嫪毒澇靄食其異飢日磾密低般若鉢惹咎繇皐揺
於戲嗚呼亮陰梁闇魁結椎髻身毒天竺宛句寃劬
荼首蔡茂惡池汙沱谷蠡鹿離祢氏拳精亢倉庚桑

扶服匍匐　鸞鳥雚雀　神荼伸舒　參差森雌　齊衰咨崔
相近祖迎　子諒慈良　從臾縱勇　毒冒代妹　阿難烏儺
數奇朔基　方良罔兩　逢蒙龐門　分率問律　毋追牟堆
淳毋肫模　伯樂博勞　壘台舀怡　夫差扶敘　句芒鉤亡

三表五餌

賈誼之三表五餌人議其踈趙曄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中文種亦有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等語而管子巳有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等語也

雙翼

古者以羽檄徵天下兵顏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徵名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云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今世有緊急文書則以一雞毛粘其一角更急者以雙雞毛粘其二角至急者則以雙雞毛俱燒焦之總謂之雞毛文書云乾隆十年六月避闗公諱公文雙羽改爲雙翼字

祭豐養薄

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歐陽子作

隴岡阡表云祭而豐不如養之薄用其意而遒媚其詞也

。風俗奢靡

蘇州風俗奢靡日甚一日衣裳冠履未敝而屢易飲食宴會已美而求精衣則忽長忽短袖則忽大忽小冠則忽低忽昂履則忽銳忽廣造作者以新式誘人遊蕩者以巧冶成習富室貴宦自堆箧盈箱不惜紈扇之棄置矣而販夫賤隸負販稍畢即鮮衣美服飲茶聽唱以爲樂其宴會不常往往至虎阜大船内羅列珍羞以爲榮春秋不待言矣盛夏亦有爲避暑之

會者味非山珍海錯不用也雞有但用皮者鴨有但用舌者且有恐黃魚之將賤無錢則寧質蚊帳以貨之者此其衣食之侈靡也賭博之風十室而九白晝長夜終無休息處處有賭場人人有賭具眞所謂十步一樓五步一閣者矣秋冬則鬭蟋蟀又鬭鵪鶉黃頭舉國若狂所費不貲甚而閨閣之中不嫺中饋女紅惟日慕浮蕩之習暗有尼姑牙婆等爲通報氣令日至某處博奕飲酒明日至某處呼盧宴會此風何可長耶古有營妓今無其籍有無恥而射利者倚門迎客獻笑爭妍有爲之荒其本業者有爲之罄其家

資者有爲之乖其家室者有爲之隕其身命者觸處網羅惟智者能避之也人之最喪品而喪家者有四曰闝賭吃着而已蘇城之風氣獨於四者而加詳焉不亦哀哉又有篤信僧道以理懺爲名簫琵細樂其音靡靡十番孔雀蕩人心志僧俗滿堂男女雜沓生不哀而死不安甚者婦女至春時入廟以燒香爲名遍處遨遊成群嬉玩脂粉狼籍鈿舄零落高門蓬户莫不皆然此風俗之尤惡者也以上諸惡習上臺屢爲禁止亦禁於一時而未能終革也司柄者當以此爲急務明目張膽設法以絶之其可哉

祠廟額

蘇州府學內郡人建于成龍湯斌二撫臺祠異室而同門其額云于湯有光吳江分震澤後城隍廟未及分而易一額於綽楔曰江殷澤定

○火烈水懦

日光暴人之黑不若月光暴人之爲尤黑也日光之黑不過外面皮膚逾時或能返白月光之黑直逼入骨以月屬陰而性沉也故耕者田中爲烈日所暴入秋冬猶可挽回若漁者夏秋涼宵安臥月明久而骨黑終身不能返本也於此亦見火烈水懦之義焉

稽留山

耿精忠謀逆時福建總督范承謨被拘諸生無錫稽留山永仁亦拘狴犴者三載范愁苦無聊吟哦見志獄中無紙筆乃以炭畫壁爲書謂之炭壁詩稽隨有和章纍纍不盡忠義之誠貫於日月其時有林能任及武夷子周旋其間范受冤刑而稽亦殉難校尉許鼎潛收貯范遺骸遂得祭葬與宋張千載供送文文山飲食且拾骨寘囊付其家安葬事同耿逆平范節得白稽以諸生格於例不得旌似無以爲爲善者勸矣寡妻楊氏督孤子曾筠勵志讀書中鄉榜後即表

揚先徳梓刻留山文集而天下知有炭壁苦節也迨後連掇科第累登膴仕中年入相誥贈先人有父爲忠臣子爲孝子之語榮光泉壤生慰孤嫠何樂如之以是知天之報施爲不爽也儀封張中丞伯行作稽留山傳其婉直之筆足以達其忠義之心云

。罕譬曲喻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將伐晉孫叔敖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黄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黄雀方欲食螳螂

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黄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見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其諫也罕譬曲喻曲盡其情茫茫人世處處危機誠有如所云者此老氏之所以以退爲長也後人乃以爲圖而示人人終不悟也悲夫說苑吳越春秋畧同

雷峰夕照

杭州西湖有十景一曰雷峯夕照言雷峰峰上之塔夕陽返照時觀之如畫圖也其塔爲火所燎欄楯簷鈴一歸烏有惟餘赤色磚甓幾層若秃髲之卓地者

然考之傳記峰名雷者以里人雷就居之得名後為寺吳越王妃建塔于其上宋亡時兵燹寺燬而塔亦半廢如今之狀相傳下有二魚精潛焉而世乃謂僧建塔以鎮怪雷遶塔而制怪也稗官之不巳且作傳奇而遍演矣毛西河曰雷峰本名回峯以山勢回抱得名塔曰回峯塔以回雷轂近致訛耳宋有道士徐立之築室塔傍世稱回峰先生此其明驗也

作文如寫家書

作文當如寫家書曲直舒縱各達其情繁簡遠近各得其宜史記之所以獨立千古者在此後之作文者

往往起處裝一冒頭中間正入後面稍爲推開謹守成法如場屋中策論之類絶無變化矣韓昌黎平淮西碑大冒起正當是題體格而後人尚有冒頭之誚況其他乎夫反覆詳明輾轉委折寫家書可用也曾寫家書而可用大冒頭乎總由場屋程式之文誤之而古意亡矣

紫陽洞

杭州西湖爲遊觀之勝傍有紫陽峰登高而望左江右湖萬山入望可以俯視一切倦而欹卧于巔之石山巒叠叠在目也水声潺潺在耳也殆枕石漱流之

亞乎其東偏稍下有紫陽洞洞亦曰丁仙洞爲元時丁野鶴蛻化之所洞中玲瓏宛轉如室如軒矗者似楹緩者似板直者似廣庭曲者似迴廊更有石竅洞漏天光或如虎穴之方而向上或如龍窟之圓而直下外有爲鰲峰者有爲垂雲者不一而足雖廣僅數武而詭怪倜偉真棲靈之宅也旁有大書石刻薩天錫詩稍東又有橐駝峰歸雲洞諸勝也

朱子綱目

正統之論紛紛莫定朱子綱目一出而定之得正者則統之不得正者則不統之以晉習鑿齒帝蜀之言

爲是則陳壽及司馬光帝魏冠蜀之言退矣統不一者分書之統一者大書之以南北兩朝並列而先南以先華焉則帝北魏而黜江左者退矣後五代俱業偏安以各國各鎮係屬于梁唐晉漢周之後則以統予南唐者退矣金仁山有綱目前編明成化中成綱目續編皆師其意而爲之今史舘復有明史綱目誠所謂四美具矣

岳墓鐵人

岳武穆王墓在杭州棲霞嶺下明正德時都指揮李隆以鉄鑄秦檜王氏万俟卨三像反縛長跪于墓前

萬曆中兵使者范淶增張俊像或云布政周木鑄來遊者往往瓦擲石擿手摸足踐像久致損　本朝雍正九年錢塘縣令李惺重以鉄鑄四像千古奸案又一新矣丹陽陳東墓祠鉄鑄汪伯彥黄潛善長跪階前游人唾之保定楊忠愍公祠階下跪鉄鑄相嵩等五軀皆面縛隆武紀年中追復建文年號立忠臣方孝孺祠設姚廣孝跪于座前雖未必行之永久如岳墓然亦足以快人心矣

○事必有本

古聖見轉蓬而造車覩鳥跡而製字視魚翼而創櫓

觀鴟尾而製柂放蜘蛛而結網法螺蚌而閉户觀落葉以爲舟象鳥巢而作室凡事必有所本也亦見天地之菁英散見之於物聖人爲能聚而會之耳於事如此於理何獨不然

風伯雨師

風伯神箕星也雨師神畢星也所謂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是也世人遂以風伯雨師爲有面貌如人若戲劇中之所扮者噫亦惑矣

玉女

祭統曰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

有敝邑註云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而後世乃有金童玉女之說矣

驚蟄雨水

漢初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觀之月令正當如此以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水故也太初以後始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後乃因之不改或云唐麟德開元歷亦如漢初云而三統歷又以穀雨爲三月節清明爲三月中後亦不行

九世之仇

公羊謂齊侯滅紀能復九世之仇漢世且以之斷獄

夫齊侯自欲伯耳未必爲九世之仇也齊侯之伐國亦多矣豈盡爲九世之仇哉何獨于紀而稱其復九世之仇也適會九世有是仇耳齊侯以是爲辭則可矣後人因是而稱其善不亦迂乎

○謝逸論河

謝逸字野臣小名黑碌碌幼時不知其所自出不知其姓乃曰我自有身以身爲姓人規以今無此姓也遂以身字隱于言寸之中而爲謝姓焉幼時聰穎未甚學問三十左右發憤親詩書不事舉業獨探道原留心經濟以四海爲家其欲復黃河故道也持論甚

堅而卑其言曰昔洪水氾濫神禹治之得平定安息者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夫亦使水由地中行而水土平矣所謂地中行者水本卑于土使水之行仍卑于土而安也今河工日費鉅萬迄無成功者以河身已高于岸水不由地中行耳河源甚遠而河流多沙故日久則沙積而河身高治之者不能禁其不高而築隄以防之隄内民居如在釜底偶然蟻潰蛇穿河水涓注隄内之民俱爲魚鱉是築隄可爲一時之計非萬世之利也昔禹之疏爲九河者論者但知殺其勢而不知實有以用之盖通其八而塞

其一以濬河身明年則濬第二條又明年則濬第三條循環不已而河身得淺水由地中行矣故欲爲萬世之利者必當使河身不高欲使河身不高者必當年年濬治欲其年年濬治者必當復禹時下流之九河欲復禹時下流之九河者必當復禹時下流之故道故道維何由兗以及冀故迹具在也故道原無高山之限城郭之阻室家墳墓官給與遷徙則民人不怨矣不必以時日爲限取羨餘及河工應用之帑以與其功遇飢荒以役其民則民得食而功易成矣故道已疏引河入之年年開八塞一以濬河身之沙則

水有不由地中行者乎廩帑之日費者可省河徬州縣之漂溺者可免此誠萬世之利也其論與賈魯徐積同似迂而實正當道懼其迂濶而難行謝知世之不能用也遂隱逸以終身焉讀書別有見解謂爲長者折枝枝字乃杖字古者布指知寸引臂知尋丈即丈也折枝者荷杖也如此類甚多測量儀器手自造之不假金工也術數小藝閒亦爲之嘗謂世間有十大窮民謂學戲小童閨房稚婣纏足幼女等世間有苦俱可告訴父母獨是數者父母驅而納之無可告訴者真爲十大窮民也列之爲圖以示同志云娶妻

立志必得不纏足者爲配有山中老儒某者讀書慕道亦惡是風其女遂弛纏足之習謝聞而爲其壻焉生二子擇媳亦以是道久無同志者故三十餘尚未娶也噫不知其自出而爲名人又今之一陸羽矣

坤輿圖說

史記騶衍曰儒者所謂中州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稗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

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桓寛王充並以所言爲迂怪虛妄熒惑諸侯而騶子實無所本也然其見不拘一隅矣淮南子曰九州之外乃有八殥八殥之外乃有八紘八紘之外乃有八極其說亦無根據然知中國之外尚有無窮矣詩含神霧曰天地東西三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一千五百里春秋命歷序曰神農始立地形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河圖括地象曰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又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

二萬六千里其言雖出于緯書亦見中國之小于天下矣佛書曰世間有四大部洲南贍部洲東勝神州西牛賀州北俱盧州俱盧州中思衣得衣思食得食絕無爭競亦無官長熙熙浩浩自成一世界所謂極樂之國也三州善人往生焉其南贍部州即今之中國所謂閻浮世界也然又云善人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其所謂西方者南贍部州之西方耶抑西牛賀州之西方耶況古聖測景嵩山實爲天地之中夏至日影昭然可見則中國之非偏南可知也佛書之云大都率寓言也明萬曆中有利瑪竇者生自西洋歐巴

羅國越八萬里浮海而至天家賓禮之著作甚多如天學初涵數種測量深微議論高閎欽天監中歲差里差之法纖悉不爽并造千里鏡自鳴鐘等出人意表其立論備著於南懐仁坤輿圖說中曰天下萬國總分爲五大州東西南北中也中爲中州即中國也海外朝貢諸國尚在中州之數大海謂之小西洋小東洋之外人迹不到東西南北又各有州焉州中輿地之廣大畧如中國亦有高山大川江河之屬人民習俗各有不同與中國各不相謀四州之外有大海所謂大西洋大東洋大海之外無人境矣且云天體圓而地形亦圓謂之

地球如雞子黄之在青内上下四旁皆生齒所居渾淪一球原無上下總六合内凡足所佇即爲下凡首所向即爲上其專以身之所居分上下者未然也自大西洋浮海入中國至晝夜平線巳見南北二極皆在平地畧無高低道轉而南過大浪山見南極出地三十五度北極入地三十五度中國則北極出地三十五度南極入地三十五度則大浪山與中國上下相爲對待矣謂地形圓而週圍皆生齒者不信然乎天下諸國地及海島不可更僕前無紀錄之書不知海外之形狀如此西洋名士航海遍遊無所不到故

能歷歷言之其足跡所經並非傳聞之異辭也内經
曰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
中也曰何憑乎曰大氣舉之也朱子語類云海外島
夷諸國地猶連屬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
元世祖時西域札馬魯丁獻大地圓體圖是前人早
已言之矣今考順天北極出地四十度江南北極出
地三十二度雲南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又南海北極
出地一十五度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則漸南漸
轉勢所必至中國生月在初二初三而西域尋斯干
城于中國之朔夕月即見于西南中國生明之夕月

去地纔一舍許而交州遇生夕月巳在天之中心今人至交廣間見南極漸高北極淩低規度外星辰至衆如五曜者皆不在星經之數元徵之之後言者纍纍矣是知中國之內極南極北尚有不同之極致況海外耶古之星經地志俱爲中國言之耳至于水勢爲一氣旋運亦隨地形以爲圓轉利之言曰海水崇卑有上陛于天下及于淵之高下亦如地之低昂云東還紀程曰海水中高而四垂過洞庭四望湖水亦復如是地包于天則其體圓圓則山河藪澤亦隨之而圓所謂中高而四垂者地勢如斯水者天地中之

五行耳有不爲一氣之所旋轉耶向謂水勢平流者特未嘗于數百里平濶處觀其大勢耳明成祖出塞數千里經濶瀚海子遥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遠處極高近處極下臺灣志洋船爲颶風所飄嘗至萬水朝東水皆東流而强急俱是水勢不平之証地體之圓試觀各省太陽出地時刻分杪遠近不同其理顯然似此則里差者即地球之明驗也而利瑪竇之言爲可信矣法苑珠林云閻浮洲日正中時弗婆提洲日則始沒瞿耶尼洲日則初出欝单越洲正當半夜此論亦古今相合周髀云北方日中

南方夜半東方日中西方夜半雖術本盖天亦是地球之一證

○三江

三江之說議者紛綸班固韋昭桑欽許慎孔安國鄭康成郭璞各一其說韋昭越語註曰三江松江也錢塘也浦陽也唐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鄭康成曰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徐鉉註說文云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爲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

蘇軾程大昌黃震胡渭宗之米長文曰三江北江中江南江也歷丹陽毗陵者為北江即今之大江也首受蕪湖東至陽羨者為中江分于石城過宛陵至于具區為南江三江在震澤上下而皆入于海惟郭景純以岷江浙江松江當之者為近歸震川曰經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揚子江錢塘江松江並在揚州之境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非岷江浙江松江而何故注三江者迄無定論惟郭景純及邉實之論為是自孔安國以下以中江北江為據不免于泥班固韋昭桑欽近似而不詳經曰三江既入

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震澤自定文不相蒙
禹貢每州文法都如此不必分上流下流也而吳淞
一江實又爲震澤之下流耳宋邉實修崑山志曰大
海自西沖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河謂之揚子江
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垜謂之吳淞江口浮子門而
上謂之錢塘江口張守節史記正義曰一江西南上
太湖爲淞江一江東南上至白蜆湖爲東江一江東
北下曰婁江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非禹貢之三江
也顧亭林曰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
也南江今之錢塘江也禹貢該括衆流無獨遺浙江

之理三江既入一事震澤厎定又一事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爲文而其說始紛紜矣按爲三江之說者以中江北江南江爲說者失之遠以松江東江婁江爲說者失之近以揚子江錢塘江吳淞江爲說者則得其中矣而亭林之說尤爲明暢

同里

吳江志云同里鎭舊名富土後析其字爲同里云然吳郡續志云淞江受太湖一自長橋流入同里犂湖瀼由白蜆江入薛澱湖一自甘泉橋由淞江尾東華

澤湖自急水港至白蜆江入澱湖而注之海則同里之名又在先矣陳志曰唐名銅里宋改爲同近是

不信陰陽

漢成帝陽朔二年春寒詔曰四時之事不失其序以陰陽爲本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按所謂陰陽者乃天地之正氣信之則修身以俟天修政以誠民則陰陽自能和調也今人于正人之不信時日祈禱之說者動曰不信陰陽誤用其言其害不淺也夫時日祈禱之類乃惑世誣民之邪說豈有關于陰陽耶爲之者趨避諂

媚以邀福不爲者正心直躬以安命豈爲不信陰陽耶俗之所謂不信陰陽者乃真篤信陰陽者也俗之所謂酷信陰陽者乃眞不信陰陽者也夫陰陽者天地之正氣也依于正而安命者其信陰陽也必矣不依于正而邀福者其不信陰陽也必矣

不善學祖

漢文帝恭儉仁賢之主亦受新垣平之詐刻玉杯曰人主延壽候日再中以爲吉祥爲改後元以求延平之祚後乃詠事發覺自恐而謀反以夷族焉其文成五利之濫觴乎武帝效尤其事而甚之可謂不善學

祖者矣不可謂非文帝有以啟之也

定身呪

曠園雜志載秦中王某爲盜所迫乃用定身呪語以制群盜盜僵立不得動然則異術在今尚有西遊記未足爲荒唐也

苦亂苦貧

董子曰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其數不能相足故苦貧也此數語抵後人一二千言策論

○口過當戒

禮緇衣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士人苟知自好者非禮非義自能絶而不爲惟言語之際未免任意而出不及斟酌貽悞不淺故讀書人最宜戒口過

天生絶對

古今有天生絶對鳳凰原鸚鵡谷東方虬西門豹東方朔南城咸顯淡灘零丁洋姊妹鳥婢妾魚夘酉山子午谷甲庚溝丁夘橋甲子門庚癸山癸辛街丁夘橋木居士竹夫人山和尚水秀才白頭翁蒼耳子金步摇玉跳脱田千秋史萬歲宋金剛高菩薩良非子

仙家尸解化身之劍亡是公文章草五加皮富貴花忘憂艸銷恨

花千葉桃螔蝓宿詩緯蝦蟆王易林待女花宜男艸

紀載有益

孫公談圃載韓琦撤簾事通鑑用之宋史紀傳不載其事以見朝端秉筆之踈濶而草野紀載之有益矣

稱名共知

世間之物凡見之慣而用之多者不必別其名以稱之即以總名稱之而無不共知者如洛中牡丹直曰花吳下春桑直曰葉江南杉木直曰木江浙木棉直曰布南方豕肉直曰肉是也

信古信今

有信古而不信今者謂古有迹之可憑也有信今而不信古者謂今時近之足據也此皆一偏之見也謂古有迹之可憑不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乎謂今時近之足據不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乎然則何以處此曰有考核之道在不精於考核古不可信今亦不可信也精於考核古可信今亦可信也考核者如三年考察群吏得失皆見如長吏中庭訊獄毫無隱遁則得矣於古不惟憑其理與勢也必參互考訂以成其公見庶信者信而疑者疑矣於今不惟論其情與事

也必博訪互稽以別其真僞庶疑者去而信者留矣雖然苟有偏信寧爲信古而不信今猶不失爲好古之士也

左旋右行

闗朗易傳曰天左旋西視之來東視之往日月右行東視之來西視之往言最明白宋人祖之

彭亨

詩烋烋于中國傳曰炰烋猶彭亨也韓昌黎石鼎聯句豕腹脹彭亨本此

書隱叢説卷之十 終

書隱叢說卷之十一

吳江袁棟漫恬著

三家三易

言天者有三家曰宣夜曰蓋天曰渾天易有三易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今惟渾天與周易傳世不朽而二家及二易淹無聞焉以見道藝之愈造愈精而創始者之為後人筌蹄也

龍虎之變

康熙中有虎渡太湖直走吳江城内民人震駭莫措守備率衆擐弓矢譟而逐之虎見窘隘陡入一民家

新婦床上衆莫敢攖乃閉門發屋以長鎗群刺之踰時虎斃焉雍正十三年秋風雨之際有龍冉冉過蘇州城上高不踰丈鱗甲蜿蜒可數過處無不瓦飛楹動而肆中什物半爲飄蕩過後亦無他噫龍潛於淵虎伏于山與人世夐絶也而乃翺翔城市焉宜乎龍爲人患而虎爲人斃矣

長生訣

長生訣曰長生沐浴冠帶臨官帝旺衰病死墓絶胎養乃生剋自然之道禍福倚伏之機如以甲木而言養于戌生于亥冠帶于丑衰于辰墓于未由此而推

莫不皆然自長生而冠帶自冠帶而衰自衰而墓所謂生老病死也一首長生訣是一副百年圖矣

三綱六紀

白虎通曰三綱者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妻綱馬融注論語用之朱子因之又曰六紀者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後人鮮用

西王母

爾雅曰孤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山海經曰崑崙之邱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尚書帝驗期曰王母之國在西荒凡得道授書者皆朝

王母于崑崙之闕穆天子傳曰天子賓于西王母又觴西王母于瑶池之上竹書紀年曰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又曰西王母來獻其白琯又穆王十七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宫拾遺記曰西王母納丹豹文履于穆王則西王母不過遠國之君耳後人因其名之美而遂以仙目之諸子百家言者紛紛矣吳越春秋曰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王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武帝内傳曰王母降殿上東方朔于朱鳥牖竊窺之葛洪枕中書曰扶桑大帝東王公號曰元陽父太眞西王母是西漢夫人在天皇地皇

之前甘泉賦云想昔王母欣然而上壽兮今世俗遂都謂之神仙而并繪王母上壽圖矣或云平山温泉有碑云西王母𢑚姓生長於此少入房山學道既成仙還歸省親尸解于此其村名王母村又有西王母臺相傳漢武帝于此會西王母想亦因此而附會之歟

有書不讀

唐人書無刻本借得史漢矜爲盛事書至今日可謂家有其書無假借之艱矣而學者少時爲時文所誤壯年又爲功名所覊絆潦倒者復洸洋自恣以適

已有書不讀爲今日學人之通病也昔日無書而讀者愈勤今日有書而讀者益惰矣可勝慨哉

痘疹

嘗見一書言中國痘疹其種來自五溪洞蠻漢馬援南征時軍士漸染因以流傳則是溪嶺間暑濕熱毒之氣耳今且爲小兒輩之一大厄矣

家翁家公

世言家之尊曰家主翁唐代宗謂郭子儀曰不痴不聾不作家翁又曰家公顏之推家訓云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今吳俗乃但屬之妻謂夫也

雷神雷鼓

周禮司徒鼓人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注云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也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是則鼓有幾面者不止雷鼓爲然矣後人因有雷名遂圖一鼓八面纍纍如貫珠之狀環遶鳥喙肉翅之雷公執錐以發其殺甚可笑也夫有雷則必有神余前所云精氣是也凡日星河嶽皆然必以鳥喙而肉翅者爲之則妄也况祀神之雷鼓可借爲雷公之鼓則黄帝時有臣曰雷公者亦可借之爲鳥喙

肉翅之雷公乎宜乎雷峯之塔傳爲雷所燬也

骨鯁方

道家有咒語禁物之術其傳述必有所自然鶴能禹步禁蛇啄木畫樹取蠹蟾蜍蠶中潛遁又不知其何所祖述也余得一治骨鯁方如唐人小說所載大同小異試之頗驗

服制

本朝服制冬用煖帽夏用涼帽煖帽以皮爲緣或貂鼠騷鼠或海騾狐狸輕者或線緞珍珠絨或烏絨烏緞不等帽緯或京批或扛緯或拆線粗細隨時其色

局紅爲上巧紅爲下無緯者謂之帽胎貴者多至數錠賤則三四錢一二錢不等涼帽亦有二種見賓承祭則用線緯帽其緯比㡌帽加長重至七八兩二三兩不等便服則用用粽帽以西牛粽染紅爲緯以輕便及宜于衝雨也㡌帽式或頂平如盂或頂髙如盌涼帽式或安口如鐘或敞口如鈸隨時變遷不可一例袍用緊身窄袖袖如馬蹄俗謂之馬蹄袖當前下縫拆曰跨馬以便于上馬故也謂之馬衣亦曰箭衣袍外衣曰罩甲又曰外套袖寬而短身亦短于袍一尺至五六寸不等袍每束帶謁上者必用焉前後左右

四塊銅鑲板或金玉等有品級不可僭用兩旁有風帶以素綾紬摺疊二寸許濶長垂于下有古者帶則有餘之風或以小囊俗謂之看袋者及觿韘之具累懸于上有古者佩玉鳴鑾之象懶散者則以絲帶代之謂之純陽絲其結則偏垂焉足用鞋韈夏則蒲鞋嘉定者爲上有職者則穿靴靴以烏緞爲之式有朝靴有闊東式二種皮者則宜雨中氊者則宜冬天俱便服也頸上用領或貂狐或海虎或絨緞不一朝服則不用領冬天服皮襖若灰鼠若銀鼠若山羊皮若狐狸若天馬皮若羊皮不等貂鼠與猞猁猻有制民

間不得服也春秋用貢緞府緞綾子繭紬湖紬杭紡
縐紗線緞褐子小絨綿紬棉布不等夏用眞廣府紗
兼絲青膏紗羅及銅板葛布黄艸綌布不等女子康
熙初髮中有假髮一條埶于髮爲髙頂謂之鬼頭今
則無有矣髻則或髙而竪或偃而横包于額者謂之
包頭或濶或狹約髻之籠鉄絲爲之名曰盤圈或髙
或矮或大或小隨時隨俗不能畫一也髮上裝飾富
貴家以珠翠滿裝不見髮者爲尚卽貧困者遇有宴
會亦必竭蹷以將數事以掩耳目古之所謂荆釵裙
布者無有矣衣袖寛者不過二尺窄者尺而巳裙有

襴者謂之襴裙無襴者謂之禪裙衣服之飾如盤金刺金泥金二色金搠紗洒線彈畫縱線及四圍掛金鑲錦角雲之類不一而足其價視素衣常數倍也足無不纏士夫家以不纏及纏而不弓者爲恥雖市闤操作及婢女使令等莫不皆然其不纏者非務農即粗使者也僧道服畧如前朝其祝㱣家居時亦服馬衣單甲掌禮樂部行禮時猶服海青即直裰也孝子新喪守七時服斬衰粱冠一一如昔曾不少變見之者凜然其欲泣也官府軍牢所帶紅黑帽及劊子手猶仍舊制云

○古詩誤用

古人詩有誤用者有改字者不可學也如李頎遊襄陽山詩應醉習家塘以習池改爲習塘李嘉祐贈韓侍郎詩圖畫風流似伯康誤以韓伯休爲伯康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誤以霍去病爲衛青孟襄陽詩歸田羨子平誤以平子爲子平劉希夷詩爲雲爲雨楚襄王誤以楚懷王爲襄王孫逖詩芳樹有桃櫻以櫻桃改爲桃櫻杜牧詩甘羅昔作秦丞相誤以甘茂爲甘羅牛鳳及温洛應制詩六羽警瑶溪以瑶池改爲瑶溪東坡退圃詩一鈎歸釣東頭鯿以束項改

東頭又詩石建方欣洗牏厠誤以厠牏爲牏厠黄涪翁詩樂羊終愧巴西誤以秦西巴爲巴西表石公詩慙愧虛名老顧厨厨音皮誤作本音與扶字同押李空同秋懐詩苑西遼后洗粧樓攺梳爲洗攺臺爲樓

左旋右旋

尚書考靈曜曰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洛書甄耀度曰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謂右旋也禮含文嘉曰日月右行春秋元命包曰日左行周髀曰月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注云月後天者月東行也一日一夜天

一周而月在昨宿之東故曰後天又曰日日行一度謂右旋也樂叶圖徵曰日月右行朱子詩十月之交註主右旋語類主左旋蔡氏書璿璣玉衡註主左旋明太祖謂群臣曰朕嘗指一宿爲主太陰居列宿之西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則其爲右旋明矣深以蔡傳爲不然著書以辨其非按左旋右旋自古各異其說者彼此皆可推測以日差一度月差十三度有奇隨天左旋爲不及逆天右旋爲蟻行磨上蟻遲磨疾兩說俱爲有理若明太祖太陰居宿西盡夜則太陰過而東之說以爲右旋固是但以爲隨天左旋之

不及亦無不可所以各是其說迄無定論總歸於日差一度月差十三度有奇以爲推測而已矣張子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最明

仁義財色

樂叶圖徵曰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旨哉言乎小人亦能爲仁義而仁義當前不爲之心動見仁義而心動者惟君子爲然君子亦難免財色而財色當前不爲之心動見財色而心動者惟小人爲然則知君子惟以仁義爲務而小人惟以財色爲務也

浮玉洲橋石井欄

順治年間吳江開濬浮玉洲橋下得石井欄一上鐫永和四年字我邑有咏詩紀其事者

便頂

嘗見友人家家譜圖有元時仕宦其衣帽略如今制而帽上有頂如彈丸者雍正年間定文武品官及舉貢生監便頂立式頒行迴憶友家譜圖之如彈丸者恰如今便頂之制也元史亦不載未知果與今同否書之以俟博考

詩賦做六經

詩賦等文事略倣六經詩體潔凈精微似易文體疏

通知遠似書詩餘温柔敦厚似詩賦體恭儉莊敬似禮歌曲廣博易良似樂四六屬辭比事似春秋

羅星洲

余里同里鎮四面皆湖西有龎山湖南有葉澤湖南新湖北有九里湖東有同里湖非舟楫不通也而同里湖濱稍西爲東溪橋八景之所謂東溪夜月者也橋外湖水汪洋可望而水中有洲可居者曰羅星洲形家言洲爲一鎮之羅星故以爲名而里人乃延僧以祀文昌關帝焉欲往者擊楫可渡然終患其跋涉也乾隆癸亥謀於衆將以土填爲埂可步而往不煩

舟楫也里人浼余作募疏文用俳偶體有曰孤懸尺土島念田横斗絶彈丸境憐徐福又曰布金滿地看沙堤京兆之已成沉璧祈天羨縮地壺公之有術自念用事之恰當也

督撫布政

本朝沿明制分天下爲直隸一布政司十四守土者爲布政使另差總督巡撫以鎮之布政使秩二品督撫不過三品雍正中陞爲二品布政使名爲守土其權實操之督撫言地方則僅曰布政司使而已徒守空名也布政司俗下相沿元制行省之名謂之曰省

各省有一巡撫學院主考因之總督或二省一員北直一員兩江一員兩湖一員河東一員川陝一員兩廣一員雲貴一員湖廣分爲湖南湖北二省有二巡撫二布政二學政二主考陝西有二巡撫二布政江南有二巡撫二布政二學政主考則一江南上下江又額分而榜同焉

換季

本朝制度冬用煖帽夏用凉帽以立冬立夏爲限名曰換季如至期寒熱有過不及處稍爲斟酌或半月或十日臨時請旨定奪

貧者老者

禮曰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謂其不足也今風俗頽靡貧者懼人姍笑未免過分富者慳吝成風往往贈賻不敷老者世故已熟尚作周旋少者簡惰成習往往禮節疎略則是富者不以貨財為禮少者不以筋力為禮也

太子

天子之子曰太子諸侯之子曰世子然春秋傳曰公會世子于首止則天子之子亦可稱世子也又晉有太子申生齊有太子光則諸侯之子亦可稱太子也

後世金阿骨打之子俱稱太子有三太子四太子之名四太子即兀朮也此稱名之變者也

崑山

崑山縣有馬鞍山石理瑩潤多如玉者故一名崑山又名玉峯土人往往搜取置案間爲玩尺璧寸寶具有巉巖飛舞之勢今則所生不敷所用而山靈日憔悴矣上有文筆峰桃源洞響泉井深至地天開神境朗公泉諸勝朗公泉在山之西麓廣僅尋丈味甚甘洌有僧居之曰西岩禪院余往遊焉據軒而憩風帆沙鳥供于窓牖間山僧酌泉而進飲之泠然善也覺數楹

間殊多山巍水湯之趣矣因和壁間韵而別閱年重遊則僧去而院頹其泉亦漫汚矣又和前韻以志感焉異日又往其地化爲墟矣而泉已湮沒不可蹤跡爲之悵然者久之惜夫一泉之微至令予惓惓不忘以知物之美者雖微而必彰也

韓詩内傳

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韓内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韓故則其傳詩之章句猶毛詩之故訓傳也又有薛君韓詩章句文選註中時引之外傳今世尚有内傳久已與韓故韓說俱亡未得詳其說矣

經義考

秀水朱竹垞彝尊有經義考一書彙輯漢唐宋元諸儒說經之書目記其存佚網羅舊說敕撰一卷十三經大戴禮共二百六十三卷逸經三卷毖緯五卷擬經十二卷師承三卷廣譽一卷立學一卷刊石五卷書壁鏤板著錄各一卷通說四卷家學一卷自序一卷補遺一卷共三百五卷梓行者僅一百六十七卷易書詩禮之外未能見其全書也

戴九履一

河圖洛書因出自陳摶故後人無數疑竇然乾鑿度

中太乙九宮法即所謂戴九履一者安知非洛書耶大戴禮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云法龜文也何必曰假洛書者竊取九宮法乎有言先後天方位暗與圖書數合者不符而同知非一人之所得而創造也九宮法見後漢書張衡傳奏疏注中

故宮殿基

余在江寧省試時暇日尋遊前明故宮殿基自闕門午門以及正殿街直如矢前後廻望敻絶綿邈猶想見太平景象也宮城兩傍有左掖門右掖門入內又有殿基龍鳳堦砌尚存而寢殿甃石㠎然東偏黄屋

巍然出厚載門仰視城墻堅厚俯焉興歎曰嗟乎真有如所云除是燕子飛來者也而甃石凝然黄屋巍然者意必弘光偏安時所輯而居也非洪武之舊云

正史之外

正史之外今世所存者荀悅漢紀袁宏漢紀崔鴻十六國春秋王通元經劉昫舊唐書范祖禹唐鑑蘇子由古史吳任臣十國春秋陸游南唐書馬令南唐書大金國志契丹國志謝陛季漢書王偁東都事略谷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皆不可不讀者也

杜詩如建章宮闕千門萬户學之者得其一體已足名家然又如白璧瑕瑜不掩在賞鑒者識別耳若篤信謹守而不加別擇恐得其一體者得其率易與疵累也盖後人詩集往往選擇行世杜集有舊目錄不如是之多後爲宋人增收未經選汰其壁垣碑板卷帙筆蹟之存者狥名取之所以讀杜者選杜第一要緊如螢火中四句平頭用四虗字單枝複下低字俱不可學此選中之疵也若家家養烏鬼微軀此外復何求等則在選外者又不可勝詰也余有杜詩定本選定而評點之庶使學者有所從入焉不然恐其假

悵而無所之也

龔孺人孝行

余岳母龔孺人幼有孝行其母夫人龎氏患瘵疾卧床三載後至骨立所尤苦者尻骨觸席即心如刳痛孺人乃跪于床以手捧而離席患乃稍安如是者一載有餘跪捧者日夜不釋也易簀後哀毀逾禮又因積勞之後目爲不明然但痛母而不痛目也逾時忽明孝行之感格如此宜其食報于子孫者且無窮也

半歲小兒

聖人者至誠無私人能如半歲小兒便是聖人仙者

心無罣礙人能如半歲小兒便是仙佛者惡念不作人能如半歲小兒便是佛

空虛慈悲

釋氏之空虛即仁者之無累但仁者不爲欲累釋氏則理欲俱空此釋之偏乎空虛也釋氏之慈悲即仁者之愛物但仁者有時以不愛爲愛釋氏則無時不以愛爲愛此釋之偏乎慈悲也家君嘗曰釋氏立教以空虛爲體慈悲爲用總逃不出吾儒之仁義且不能盡爲脗合也則儒之爲教亦遠大矣哉

善留地步

凡事須善留地步被人壓伏時一分也不敢做任我所爲時便做到十分常人之情大抵皆然若能於可以任情處不肯盡情善留餘步乃是忠厚長者仁人君子之心亦是涉世艱難明哲保身之道

屠龍技

有人習屠龍之技不得一試而終身困窮屠猪者過而傲之且爲憐之勸之以改圖屠龍者瞪目視之閉口不語不順其言曰是不折其言曰非彼其意直夷然不屑也

章服有別

欲求家給人足在乎禁止奢靡欲禁止奢靡在乎章服有别何以别之民間士庶服式有分冠婚喪祭各有成規不得踰制則凡閭閻珠玉僮僕綺繡嫁娶破家喪葬無度者可以息矣

峽棺硯塔

陳安叔隨其尊人狷亭先生宦蜀時見巫峽中高山上有石棺在山腰如人所置者巉岩峭壁又非足迹可至不知何故歸時出一硯石云得之蜀中者一面正中有一塔形白紋如畫層級簷鈴界劃分明下半處其塔形半規入裏知其尚有半面也江西貴溪之

僊棺岩峭壁萬仞居民係長綆大樹上懸竹籠坐一人其中稍至岩前以長鈎鈎二棺墜溪水中棺皆柟木所制一棺中有玉連環而巳張靖之云某侯家有羙石一方中有一人緋袍玉帶端拱而坐又一砌石中有樹石茂密一人冠帶立樹下造物之巧不可以理測也如是

萬物歸土

萬物生于土而歸于土厚葬非古也余有幼子幼女亡以棺深入土坎不加磚甓爲詩曰入土惟期同土化鈞陶萬物得歸原庶幾得古意焉然爲幼子幼女

故得肆意而妄行也

瓊州

輿地圖廣東瓊州府地在正南且隔海内附其形畧尖如人身之膀胱者然噫亦異矣

取士

前朝及　本朝制科俱以四書制藝取士其理道固可賴以昌明然固守陳言耳目不及廣遠有不知經史爲何書經濟爲何事者唐宋以詩賦取士雖屬詞流末藝然題格廣遠取裁富麗不得不好古博學而經史經濟不覺闖其藩籬矣事詩賦者務華而棄實

事制藝者務質而少文均之有失故必當以制藝詩賦二科並立爲得異日必有以是爲請者

○長孫皇后

宋癸辛雜識及鍼異人傳載長孫皇后懷高宗將產數日不能分娩醫博士李洞玄云緣子以手執母心耳太宗曰當何如洞玄曰留子母不全母全子必死后曰留子帝業永昌遂隔腹鍼之透心至手后崩太子即誕及考正史長孫皇后以疾大漸而崩不知宋說何所據也

撻墓鞭尸

呂氏春秋曰鞭荆平之墳三百穀梁曰撻平王之墓註曰鞭其君之尸賈誼新書曰撻平王之墓淮南子曰鞭荆平王之墓史記吳世家曰鞭平王之尸伍子胥傳曰鞭尸三百吳越春秋曰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越絕書曰操鞭箠笞平王之墓楊子法言曰破楚鞭尸王充論衡曰伍子胥鞭笞平王尸諸家互有異同終未究其爲撻墓也鞭尸也撻墓與鞭尸其必有分矣

墓銘壙誌

墓銘壙誌本歷記姓氏年月略述事功而已後世一

銘一誌動數千百言殊失古意高季迪集中數篇大爲可法

初度詩

乾隆丙辰三月余四十初度有自述十律周誠哉愼爲和二章曰林泉風味最堪論門栫扶疎曲水濵紅藥正酣三月雨青松別占四時春琴中古調和爲貴筆底新詩淡愈真自是神仙偏好學閒來書卷不離身會有青雲足下生鋤經樓上稱高情名山業遠年猶少空谷身閒累轉輕醉月暫傾鸚鵡杓歌風宜入鳳凰笙側聞儒雅多鴻漸恰喜兒寛學蚤成

仙桃碧桃

杜詩九重春色醉仙桃或疑仙桃之義按伽藍記云崑崙山王母桃一名仙人桃表裏徹赤得霜始熟又陶弘景曰肘後方言服三樹桃花盡則面色紅潤悦澤如桃花也則春色醉仙桃者乃謂其醉色之似仙桃耳或又疑碧桃爲碧花之桃按碧桃乃大紅千葉桃之名所云碧者謂其實如碧耳集仙傳有桃三十顆碧色大如椀郎士元詩云重門深鎖無人見惟有碧桃千樹花若云碧花之桃安得千樹乎乃謂碧桃之花非謂碧花之桃也總之仙桃碧桃皆言實不言

花也

○人生

人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出文子淮南子人生而不具者五目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徹的而後能見八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臏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齔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齔齒十四而精化小通出家語大戴禮韓詩外傳說苑女

子七歲腎氣實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三七腎氣平均四七筋骨堅五七陽明脉衰髮始墮六七三陽脉衰髮始白七七任脈虚太衝脈衰少天癸竭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三八腎氣平均四八筋骨隆盛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枯六八陽氣衰竭髮鬢頒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八八則齒髮去出内經

赤壁賦語

莊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

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圈也東坡赤壁賦曰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清新之語不厭其屢見也

牀下拜官

漢張禹病車駕自臨問之言老臣有四男一女又禹小子未有官上即禹牀下拜爲黄門郎給事中湯若士邯鄲夢傳奇中用之

俗語出處

利市出易説卦左傳居士出禮記玉藻若干出禮記可人出禮雜記大戴禮孩兒出書康誥法如令出詩

杕杜箋先輩出詩采薇箋見在出周禮槀人注商量出易商兑注前定出中庸生活出孟子侍者出國語布施出國語慙愧出齊語强梁出金人銘細作出左傳釋文整粉出莊子安排出莊子家公出莊子誇張出列子本分出荀子世情出墨子遠水不救近火出韓非子對門出劉向說苑道士出新序好童童出高誘鴻烈解敘無狀出史記夏本紀居間出史記立錐之地出史記不中用出史記本師出史記樂毅傳眷屬出史記樊噲傳罷休出史記孫武傳軟弱出史記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見史記出黃石公三畧主人公

出史記范雎傳對岸出樂志見事風生出前漢書多
謝出前漢書吹毛求疵出前漢中山靖王傳風聞出
前漢尉陀傳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出前漢趙充國傳
道人出前漢京房傳祖師出前漢丁姬傳鏖糟出前
漢霍去病傳小家子出前漢霍光傳長老出漢書分
付出漢原涉傳區處出漢黃霸傳自由出漢五行志
鄭重出王莽傳煩惱出河上公老子注年紀及收拾
出光武紀留連出後漢劉陶傳傳語出後漢清河王
慶傳咀嚼出後漢書早末出後漢杜根傳底裏出後
漢竇融傳雜種出後漢度尚傳開門受徒出後漢儒

林傳論有爪葛出後漢禮儀志欺負出漢書韓延壽傳新鮮出太元石敢當出史游急就章爾來出孔明出師表阿誰出三國志龐統傳消息出魏少帝紀分外出魏程曉上疏天然出賈逵傳細碎手下出吳呂範傳奴才出晉書料理出王徽之傳我輩人出晉石苞傳滯貨出世說注幹事出南史沈文學傳十字街出北史李庶傳子細出北史源思禮傳不耐煩出嵇康與山巨源絶交書下官出宋孝武帝紀接手出魏書李孝伯傳婁羅出南史顧歡傳賊禿出梁荀濟表不偢倸出北齊書漢子出北齊魏愷傳千里眼出魏

書左近出水經注妳妳出焦仲卿妻詩尋思出劉矩

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出傳元箴溫暾見王建宮詞

及白詩暖房㩳起俱見王建宮詞夜航見皮日休詩

親䢖家出唐書蕭嵩傳丫頭見劉賓客詩親家翁出

五代史劉昫傳本色出唐劉仁恭傳措大出五代漢

世家好物不在多出南唐近事王八出五代王建行

八素盜驢人罵王八賊打草驚蛇出南唐王魯不快

活出桑維翰

墓祭

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寢起居于墓側漢因而不改

至今遵行之而今日宗法不行墓祭正是合族之道然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檀弓曰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注云以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則墓祭之禮其來亦久矣

雙珠記

輟耕錄曰千夫長李某戍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既而卒往戍郭外李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夫歸具白爲屬所轄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前事怒形于色亟持刃出而李幸脫走訴于

縣縣捕繫窮竟案議持刄殺本部官罪死乃桎梏囹圄中久之府檄調一獄卒葉其姓者至尤有意于郭氏乃顧視其卒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後葉以情告卒喜諾卒私謂郭氏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何能二適以求生乎旣歸遂攜二兒出市賣之入獄以好言慰夫與夫相别乖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中危坐而死此處水極險惡竟不爲衝激倒仆人有見者報之縣縣官驗視得實皆驚異失色爲具棺斂表其墓曰貞烈郭氏之墓後朝廷遣使宣撫循行列

郡廉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人乃付還子女終身誓不再娶雙珠記傳奇本此

○三姑六婆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也晉書所謂姏姆是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

○不受饋魚

新序曰昔者有饋魚于鄭相者鄭相不受或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絕妙智識絕妙文章

○關龍逢事

關龍逢事史記不見新序曰桀爲酒池足以運舟糟邱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爲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因囚拘之韓詩外傳同竹書紀年曰桀三十年殺其大夫關龍逢家語曰桀殺龍逢論語陰嬉讖曰桀殺龍逢摘輔象同尚書帝命驗曰桀無道殺關龍逢尸子曰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符子曰關龍逢諫紂就炮烙之刑路史作豢龍

逢事之見於傳紀者如此史記遺其事何歟而用財若無盡二語尤足爲後世針砭也

陽明病

内經曰陽明令人腰痛不可以顧顧如有見者仲景謂如見鬼狀也是病中有所見者乃經脉干犯不和所致而俗人且以爲鬼物作祟動事祈禱也不亦悲乎

小兒文章

小兒嘔啞之聲有音而無字如上古文章初能言者格格不吐不嫌其澁重見疊出不厭其複如中古文

章年漸長成言下能屈伸俯仰者天機盡失雕繪日興如後世之文章矣

生祠德政

前漢欒布爲燕相有治迹民爲之立生祠于公爲東海郯縣獄吏決獄甚明郡中爲之立生祠盖生祠之始而後漢王堂拜巴郡太守吏民亦生爲立祠張奐百姓生爲立祠任延吏人生爲立祠循吏傳童恢爲須昌長化有異政吏人生爲立碑是德政之始近且生祠纍纍德政林林矣

書隱叢說卷之十一 終